

# 八方好漢聚眷村英雄相知且相惜

眷村是臺灣最特殊的風景，來自大江南北的英雄好漢，帶著家鄉的風俗、口味、記憶與思念來到這裡，彼此不分省籍的湊合在一塊兒過日子，卻譜寫出更動人、更溫馨的故事。

內壢火車站沿鐵路南下約二百公尺，曾經有一片低矮簡陋的瓦房，那兒就是自立新村，村子不大卻住著八百多名的住戶，村子旁小學、市集、雜貨舖應有盡有，這兒就是我住了半世紀的家。其實，我是道道地地的本省客家人，入住後卻仍能與村子融於一，我的故事也說明著軍方與眷村是沒有省籍情結的。

我叫范明亮，是世居桃園中壢的客家人，民國四十八年我由政工幹校畢業後，派往海軍服務，在海上的五年時間裡，經常隨艦駐防金馬前線而立下戰功當選戰鬥英雄，結婚後轉調陸軍北部軍團九一兵工群九〇一營服務，半年後的一天，群部政戰處長探訪我中壢老家，看到我們全家老小八口人，擠在一間不到八坪大，且是用竹篾泥漿搭蓋的簡陋危建中，結果，五天之後，我就接獲軍團部軍眷管理處通知，獲配乙等眷舍一戶，房舍編號為「自立新村五五四號」。

我在海軍立了戰功，卻在陸軍獲配眷舍，且配給我眷舍的那位處長，姓何名誰我都不知道，我內心對軍方長

→范明亮參加眷村文化節踩街活動留影。(圖/范明亮)



官的無私充滿著感激。我是在民國五十三年底遷入自立新村，十二坪大的小房，兩房一廳且有廚房浴廁，對新婚的年輕人而言，能有這個避風避雨的家，真的感覺非常幸福。

我算是自立新村的第二批住戶，約半年後村子才住滿，巷頭街尾也就熱鬧起來，來自大江南北的各路英豪，在戰亂中顛沛流離，大夥沒事也串門子，聽聽別人的家鄉事，鄰居們對我這位本省人也非常好奇，村子裡的人情同手足，彼此照顧，在這安身立命的立錫之地，共同築起了屬於每一個人的家園。

民國五十年代，軍人待遇非常微薄，家家戶戶都響應「客廳即工廠」政策，接一點手工活來做，也才能讓餐桌上有條魚、有塊肉。十大建設之後，臺灣經濟突飛猛進，新開發的中壢工業區就設在村子旁邊，於是眷村太太們幾乎都進了工廠工作，各類的家電產品也慢慢的進入了村子的每一個家庭。

我在民國五十九年二月退伍並轉任教職，但我並沒有搬離村子，仍與這群老街坊們繼續相伴。民國七十六年政府開放探親，兩岸親人終於能見面了，這群老哥兒們每天在村口老淚縱橫的輪流說著返鄉尋親的故事，講者嚎啕、聽者動容。當然，也有些太太發現老人家竟然有一位「大姐」時，咆哮之聲亦不絕於耳。

民國八十年代起，政府推動眷村改建，自立新村改建案卻因桃園政黨輪替而拖了八年，我們也在外面租了八年的房子，民國九十二年，也是我退休的那一年，終於遷回了改建後的自立新村，隨著老鄰居們陸續遷回，大夥的革命情感重新聚合，彼此凝聚更加堅固，看著村子裡四面四處飄揚的國旗，是的，這裡就是我們胼手胝足共同建立起來的家。

【作者速寫】范明亮，政工幹校第七期畢業，海軍政戰少校退伍，後轉任教職於民國九十二年退休。

# 大難未死 70 年奉獻國家未愧天



→民國五十七年李不謨升上尉留影。(圖/李不謨)

初春起，每飯必咳，經住院詳細檢查，肺部並無大礙，但醫師倒是說，「你右邊肋骨四條有斷裂痕跡，當時很痛吧！」可是我完全不記得何時斷的！對了，應該是民國三十九年海南島撤退時，貨車翻車被壓在車底所造成，大夫這句話，打開我塵封七十年的記憶。

我叫李不謨，山東萊陽人，先父李孝先自抗戰伊始，即辭去山東省礦務局技正局長職務而從軍報國，抗戰勝利後復員至湖南省府任職，共軍佔湘後被迫自殺；祖父李鑑堂是地主，在地方上賑濟孤貧、捐辦小學，所以三十八年萊陽陷共後，我家很快就遭到清算，當時我讀青島高中一年級，立刻沒有了接濟而不得不輟學，並在青島從軍。

民國三十八年共軍席捲大陸，當時我在二六師七九八團部傳達班擔任傳達兵，駐守海南島，年底共軍前鋒已達雷州半島，瓊州海峽僅三十公里，共軍徵用漁船船隻渡海，島內則有土共馮白駒接應，海南島淪陷危在旦夕，三十九年四月防衛部命令各部隊盡速撤退到東海濱之萬寧登船前往臺灣。

我所屬部隊駐防瓊島北部之文昌，接到軍令後，帶著槍彈，背著背包，日夜行軍趕去萬寧，但我的鞋並不合腳，走到第二天雙腳已起水泡，水泡破裂後肉就直接與鞋摩擦，痛苦的寸步難行，恰遇部隊征調之運送糧食及電信器材貨車經過，長官令我乘車，車行不久經過一條小河，便橋是以椰子樹幹架成，貨車行偏將小橋壓翻，車隨即連貨帶人翻進河底，我被貨物壓得無法喘息，眼見片刻即將絕命，幸有一條腿露在翻覆的車框外，被救援人發現及時拉出才得活命，肋骨斷裂了四條肯定是那時造成的。

一般而言，斷裂四根肋骨不但受傷當時會非常痛，未痊癒前應是連呼吸都痛，但當時我毫無感覺，被拖出車底後，站起來找到背包及槍，就隨部隊到海邊乘船至深水處轉輪船，接著爬網梯上船，一切行動都正常。何以如此？反覆思考皆不通，豈非神助？如果當時我因傷影響行動而無法跟上隊伍，唯一的下場就是被共軍俘虜，並在韓戰時被送去「抗美援朝」充當砲灰，在七十年後想來還覺驚險萬分！

民國四十八年參加於臺南師範學校舉辦的軍中三民主義講習班，獲得總成績第一名，自覺是唸書的料，在參辦室當文書的同袍蔡孝蒼的鼓勵下準備報考法院書記官。四十九年考取政工幹校專修班，受訓一年後以少尉任用。民國六十年，我終於考上法院書記官，於是自裝騎二〇八團二營四連政戰上尉輔導長退伍，去臺中地院學習六個月後，卻遲遲未獲分派。後再報考退伍軍人乙等特考，民國六十四年分派公路局臺南監理站課員。

民國七十一年我在嘉義監理站服務時，以自學之法律知識，釐清高速公路巡行舉發之違規案，應由公路警察局巡行送達予違規者，不需報監理站經手送達，減少行政作業流程並節省公帑，亦覺對國家有些許貢獻。

【作者速寫】李不謨，政工幹校專修班十一期畢業，上尉退伍，公路局高級業務員退休。

→緊握袁福士伯伯歷經風霜的手，榮民榮眷基金會秘書長尤志煌內心充滿感動與感激。(圖/尤志煌)



我揪心的握著袁伯伯歷經風霜的手，這一位位看來亟需幫助的一位長者，竟然還有能力行善，奉獻自己一生的積蓄，廣植福田。

→袁福士伯伯為節省瓦斯費自己搭灶燒柴，生活刻苦。(圖/尤志煌)



袁伯伯講話嗓音宏亮：「我的身體還硬朗，不想浪費資源，留給其他更需要的榮民吧！」袁伯伯將日子過得極度清貧，但他的精神無比富有，時時刻刻關懷別人，即使數十載著令人悲傷的生命故事，一生心靈寬容。

【作者速寫】尤志煌，空軍官校七十三年班畢業，康寧大學運籌與科技管理研究所，空軍司令部後勤處處長，現任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秘書長。

《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敬上更正啟事／本刊第二四〇八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第五版，有關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期應為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特此更正。

# 刻苦作公益木麻黃裡的愛

那天離開臺北的時候，天空還下著雨。抵達目的地臺南市安南區，我們一行人沿著四草里的海岸探尋，臨著海邊種滿一排排的木麻黃樹，袁伯伯的家就隱身在片林子之中。

正當我好奇怎麼會有人住在離海那麼近的地方，眼前一幢蓬門戶戶的家屋出現在眼前，要不是隨行人員告訴我：「就是這裡了。」我甚至遲疑這樣的房子可不可以住人。

房子是用許多建材組合起來的，極其簡陋。屋頂用了幾根木條，上面覆蓋鐵皮避蔽，海風一大，鐵皮似乎就會掀開；連屋旁的腳踏車也是集結各種零件拼裝而成。屋內沒有安裝燈管，猜測屋主日子過得清貧，藉著自然的光線過活吧！

大時代偷走了袁伯伯的童年及少年。一輩子渴望父母之愛已不可得。漫長的一生中，也沒人喚過他爸爸。所以袁伯伯對於沒有人照顧的孩子特別心疼。有一年參加臺南市榮服處圍爐活動，會場上播放著榮一甲子。

握代表基金會、代表所有接受幫助的人內心的感激。袁福士伯伯九十一歲了，四歲即失怙恃，在戰亂的時代，隻身一人來臺。陸軍上兵退伍後，在臺南安南四草里海邊自行搭建尚可遮風避雨的房舍，定居超過一甲子。

袁伯伯住在這裡好辛苦，怎麼不搬到榮家，讓他們好好照顧您？」我提出建議。袁伯伯告訴我，其實他曾經入住白河榮家短短三個月，但實在太想念自己的老窩，這片屋瓦是他大半生落地生根的地方。白河榮家也非常暖心，仍保留袁伯伯入住的權利，只要有需要，榮家隨時可以提供最好的照顧。

《榮光雙周刊》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或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文長勿超過一千字，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照片請附說明，投稿請註明姓名、電話、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投稿請寄至 090@ccc.com.tw，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二二二號五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稿酬從優。一稿請勿多投，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

徵文快訊

《榮光雙周刊》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或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文長勿超過一千字，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照片請附說明，投稿請註明姓名、電話、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投稿請寄至 090@ccc.com.tw，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二二二號五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稿酬從優。一稿請勿多投，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